

马凯硕：我在向权力说真话

游润恬 2014 年 08 月 03 日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今年 3 月获选为全球 50 大思想家之一，他表明敢于说西方不想听的话，因为他遵行向权力说真话的道理。（蔡婉婷摄）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教授今年 3 月获英国时政杂志《观点》（Prospect）选为全球 50 大思想家之一，是唯一上榜的新加坡人。这是他第五次跻身不同权威报刊或杂志的全球最有影响力思想家名单。出版过四部著作、发表过无数篇英文评论和英语演讲、视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马凯硕，日前接受本报专访，点出他的三个中心思想。

以前全球 193 国 70 亿人，分别住在 193 艘船上，每艘船有各自的船长及船员。如今全球人分住同一艘船上的 193 个船舱里，每个船舱有船长和船员照顾，却没有任何船长和船员来照料整艘环球船，引领环球船驶入 21 世纪的未知水域。——马凯硕

我学的是西方哲学，在西方观念里，是真的就应该勇敢地说出来，不应惧怕向权力说真话。目前西方最有权力，所以我这是在向权力说真话。

——马凯硕

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形容欧洲是外交懦夫和地缘政治的侏儒，另一方面则以受德国政府邀请提供外交咨询而感到自豪；一方面痛批美国虚伪和刚愎自用，另一方面却希望受肯定为美国之友。他就是向来语出惊人、观点略带争议性的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65 岁）。

面对面谈话时，他其实没有给人咄咄逼人的感觉，记者的提问他有问必答，摄影同事请他摆姿势他也非常配合。这份圆滑多少与马凯硕在外交界闯荡 30 多年有关。他在 1971 年加入新加坡外交

部，曾担任外交部常任秘书和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学历方面，他拥有新加坡大学哲学学士学位和加拿大的戴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的哲学硕士学位及名誉博士学位。马凯硕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咖啡桌，玻璃桌面下方整齐排列着几排书，最显眼的是《李光耀回忆录》上下册，当然也少不了马凯硕自己的四部著作，除了英文原著也包括中文等其他语文的译本。

提出环球船的比喻

随着第一本著作《亚洲人会思考吗？》在 1998 年出版后，马凯硕逐渐建立起思想家的形象。访谈中，他将个人的三大中心思想总结为：亚洲的再度崛起、西方的相对式微，以及东西方的大融合。

他在《新亚洲半球：势不可挡的全球权力东移》中提出亚洲再度崛起的观点，是基于一种对历史规律的认识。过去 2000 年，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和印度，欧洲和美国是在最近 200 年才成为发达经济体。他说：“任何脱离历史常规的现象都会自然终结。中国和印度的再度崛起是自然不过的。”亚洲的中产阶级人数预计将从 2010 年的 5 亿人大增至 2020 年的 17 亿 5000 万人，马凯硕认为，这将是“人类历史篇章开启以来，人类最大的提升。”马凯硕预测，美国除了在经济领域快被中国赶超之外，在国际外交上的老大地位也可能动摇。

他在《走出纯真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的信任》中论述，美国的国际信誉如何在 2001 年九一一以后的一连串外交失误后，受到重创。亚洲的再度崛起，加上西方的相对式微，意味新的全球秩序必然产生，须以新政策和新姿态应对。

他在去年出版的最新著作《大融合：东方、西方，与世界的逻辑》中，提出了环球船的比喻。“以前全球 193 国 70 亿人，分别住在 193 艘船上，每艘船有各自的船长及船员。如今全球人分住同一艘船上的 193 个船舱里，每个船舱有船长和船员照顾，却没有任何船长和船员来照料整艘环球船，引领环球船驶入 21 世纪的未知水域。”

马凯硕认为，随着世界各国互相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国际社会须做的不是设立国际政府，而是有必要加强国际治理。他说：“现有多边国际机制的悲哀是，它们是西方国家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的遗产。西方既然创造了这些机制，理应希望机制强而有力。但事实上，美国却采取了要联合国软弱无力的政策。”

马凯硕曾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他对西方主导多边机制很有意见。他指出，西方国家占全球人口的 12%，却占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六成席位，并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半数以上选票。

“西方就像封建社会的帝王，抱住贵族的古代特权不放，不肯分享权利。”为了让安理会能更具代表性地反映非西方的声音，他提议让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继续担任常任理事国，法国和英国则应

由欧洲联盟取代，并应引入印度、尼日利亚和巴西为新成员。他说：“讽刺的是，西方经常倡议国内要有民主，但从来不说国际上也应有民主。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聆听国际人士的声音？”

观点曾经受到西方学者挑战

马凯硕的著作获得多位知名人士的高度评价，但他的观点也曾受到挑战。荷兰裔学者马毅仁（Ian Buruma）在1999年曾与马凯硕在《纽约书评》展开笔战，前者毫不客气地批判马凯硕在《亚洲人会思考吗？》书中对亚洲价值观和新加坡模式的推崇。马凯硕回应说，西方学者只懂得以非黑即白的视角看世界。

美国知名东南亚问题学者、斯坦福大学东南亚论坛主席埃默森（Donald Emmerson）去年在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篇评论马凯硕思想的文章。他描述，马凯硕把多元且复杂的情况化约为非此即彼的刻板形态，他将西方和西方以外世界对立起来的最主要论述，相对于他对西方的指责，更是自相矛盾。此外，埃默森也指出，马凯硕反复强调非西方人口占88%，单凭这个多数比例就应该有更多话语权，但这个“多数主义”的取向却忽略了很多非西方国家缺乏民主。

马凯硕受访时说：“美国知识分子不喜欢听美国以外的知识分子的意见。他们自以为清楚世界怎么运转，无需外人告诉他们怎么做。”

是什么驱使他肩负起替亚洲说话的责任？

马凯硕说：“我学的是西方哲学，在西方观念里，是真的就应该勇敢地说出来，不应惧怕向权力说真话。目前西方最有权力，所以我这是在向权力说真话。”马凯硕重申，当他在书中指出美国国际信誉的下降时，他不是要损美国，而是要点醒美国。

他一再强调自己是美国的朋友，同时也是中国之友。“我是所有人的朋友。”这或许可从他摆在窗台下的多张照片看出来。这些多数是他与国际政治人物握手的照片，包括同美国前总统里根、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以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的合影。

他说：“西方有一种告诉自己它本性善良的超能力，这是自我欺骗的最高境界。我不是说西方很糟糕。我只是说西方社会没有比世界其他国家好，但也没有比较坏。”